

常新港经典长篇系列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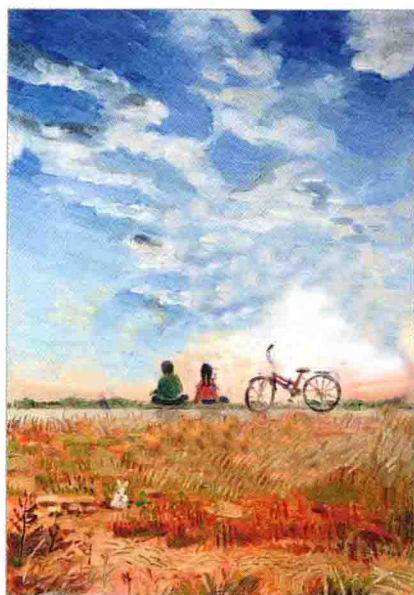
青春的荒地

常新港
常新航
绘 著



人民文学出版社 天天出版社

青春的荒地



常新航
常新航

绘 著

人民文学出版社 天天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青春的荒草地 / 常新港著. — 北京 : 天天出版社, 2014.8

(常新港经典长篇系列)

ISBN 978-7-5016-0881-2

I. ①青… II. ①常… III. ①儿童文学—长篇小说—中国—当代 IV. ①I287.45

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 (2014) 第146555号

责任编辑: 陈 莎

美术编辑: 林 蓓

责任印制: 李书森 康远超

地址: 北京市东中街 42 号

邮编: 100027

市场部: 010-64169902

传真: 010-64169902

<http://www.tiantianpublishing.com>

E-mail: tiantianchs@163.com

印刷: 北京新华印刷有限公司

经销: 新华书店

开本: 880×1230 1/32

印张: 8.5

插页: 6

2014 年 9 月北京第 1 版

2014 年 9 月第 1 次印刷

字数: 156 千字

印数: 1-10,300 册

ISBN 978-7-5016-0881-2

定价: 20.00 元

版权所有·侵权必究

如有印装质量问题,请与本社市场部联系调换。

飞过童年的冻土带

常新港

我八岁去的北大荒，就像是从天上掉到那片冻土地上，滚成了一个冻疙瘩，不一样的童年也就开始了。一直到今天，我都在做同一个梦：在一个蓝黑色的冬夜，我穿着很少的衣服，在街上跑，跑着跑着，我的双脚就离开了地，头朝前，四肢变成了翅膀。我飞得太快了，无法让自己停下来。我都能感到肌体的寒冷，掠过峡谷和树林，掠过草地和河流，一头扎向未知的黑暗。梦中的我和现实的我，都能感受到夜的冷。

这个梦被我的大脑永远存储了，在我劳累的时候，在

我快乐的时候，在我有梦想的时候，在我沮丧想远走他乡的时候，在我想忘记童年的时候，就会有一只神秘的小手，摁了那个键子，把我扔进蓝黑色的冬夜里，让我双脚离地，飞一次，冻一次，清醒一次，然后是心旷神怡。

这是生命的记忆。

一个人有多少生命的故事？一年四季都是故事。

故事会从早晨开始，到夜晚结束。有的故事，从黑夜开始，就在黑夜结束，并没有等到黎明。

我的童年中的每一片草地，每一座麦秸垛，每一条小河，每一栋草房子，每一道篱笆，每一条狗一头牛一匹马，每一只鸭子一只鸡一只麻雀都是故事。每一个人，大人孩子，死了的人和诞生的新生命，都是故事。每一个听说过但没见过面的人，每一个天天在一起烦得要死最后又离不开的就像是连体人的人，都是故事。每一个给我留下伤痕的人，让我懂得生命是有咸味的。每一个给我幸福的人，让我知道活下去的每一个清晨，都有暖阳和露珠。有很多人经常在我的生活中出现，但是我很快就遗忘了他们。有的人只给了我一个背影，我却能描绘出他的眼睛折射出的陌生世界。有的人打我，那是爱我，她是母亲。有的人打我，让我过早就懂得了人世间有恶有冷漠有黑暗，让我的承受力像一个男人。

.....

生命就像一辆车，它装载着太多的东西。一个作家做的跟别人不同的是，他是用心推着生命的车奔波在人生的路上。

天天出版社要将我的长篇小说予以规划出版，我心里涌出很多的感慨。我可以把生命中的四季，生命中的冷暖，生命中难以割舍的泣血故事比较全面地呈现出来了。

我已经说过千百遍了，一个人的身体的伤痛，最容易被忘记，是可以没有记忆的。但是，内心的伤痛，是流淌在血液里和雕刻在心上的。我渴望把自己对人性的感悟书写展示出来，把人生的经历告知今天的孩子。

还有一句话，我无法改变，那就是儿童文学是讲人生的。童年时有了伤痛，之后就剩下了丝丝的幸福。这种幸福会慢慢地滋养生命，有时，你不会有感觉，但是，它又实实在在地支撑着你。

第一辑将是对童年生命的还原和记录。后面呢？是今天孩子的生活和幻想中的生活。没想到，我一接触到当下题材的时候，竟然有那么多性格迥异的孩子和千奇百怪的动物奔到我的笔下。

每一个孩子和每一只动物，都是一个谜语。作家可以是揭谜的人，也可以是跟读者一起探谜的人。

有一天，我惊奇地发现，命运多舛的童年，给了我太多的压抑和不幸。那种压抑，同时压抑了一个孩子不该丢

失的幻想能力。一直到我快要老的时候，这种能力才打开了一道缝隙，让想象的风吹进来。

后面即将出版的作品，可以让读者感受到这种自由的风。我将乘着这自由的风，继续我的创作，就像我一直在做着的那个不能结束的梦：飞过童年的冻土带。

二〇一四年四月二十日夜于哈尔滨

contents

目录

第一章	恶雪·冬天的迁徙	/ 1
第二章	草屋·雪国第一夜·红狗	/ 11
第三章	第一个邻居	/ 19
第四章	夏天的欢乐	/ 29
第五章	教养·不熟的猪鼻子·酸菜	/ 41
第六章	父亲	/ 50
第七章	我听见了那声音	/ 59
第八章	汪家夫妇	/ 69
第九章	秋天	/ 80
第十章	那扇门	/ 88
第十一章	洋葱·小山东·跟兴世家	/ 96
第十二章	忧郁的旅途	/ 105
第十三章	吃苞米面饼子的和吃白面馒头的	/ 113
第十四章	爸爸不会演戏	/ 120
第十五章	猜疑	/ 129
第十六章	微笑的阴影	/ 138
第十七章	铁狗	/ 146
第十八章	破落少年	/ 158

第十九章	瘸羊	/ 166
第二十章	我是一只北方的狼	/ 176
第二十一章	混乱	/ 183
第二十二章	逃亡	/ 191
第二十三章	白山林	/ 201
第二十四章	罪恶之门	/ 211
第二十五章	打架	/ 219
第二十六章	挣扎	/ 229
第二十七章	有个少女等着我	/ 240
第二十八章	哭泣的花季	/ 249
第二十九章	我们三个	/ 256
第三十章	荒草地，我不说告别	/ 264



第一章 恶雪·冬天的迁徙

妈妈是一位漂亮、年轻、有个性的女人。她领着我和弟弟、妹妹住在一个出盐的港口城市，没有贸然跟着十万转业官兵去北大荒。那十万人里，有一位是我的父亲。他是个能写诗，会写小说，又会自己瞎编故事的黑脸人。他去北大荒时，我正在妈妈的肚子里舒服地睡着。父亲丢掉了所有的人间欢乐，也没顾及我是否想跟他说两句话，就推开门，走下楼梯，离开了这座温暖的港口城市。其实，我占用不了他一分钟时间，他只需把那张黑脸贴到妈妈的肚子上，就能听见我向他吼了些什么话。

妈妈经常把父亲的一件深咖啡色西装拿出来欣赏。西装记录了一个男人平静而辉煌的日子。妈妈孤独寂寞的岁月都让她自己默默地吞掉了。

她从不去电影院看电影。因为傍晚看电影的人多是夫妻两人和那些年轻的恋人。她常常把发给她的电影票送给同一楼道的人，那个楼道的孩子们常常喊：“阿姨，今天放的是新电影，您还有票吗？”

有一天，我又听见了这种喊声，我拉开自己家的房门，高声喊叫：“我今天也要去看电影了，我爸爸回来了！”

结果，几乎所有的房门都乒乒乓乓打开了，伸出各种各样的头：“你爸回来了？”

我没再回答，把门关死了，然后把桌上的信封拿在手里，对着窗户的光线照了照。那是个很结实的信封，里面什么也看不清。我把它打开了，从里面滑出一张照片。我想了想，用唾沫把它贴在墙上。它很不听话，掉了下来。我又吐了一大口唾沫，才把它贴牢了。我后退两步，看着一个古怪的男人朝着我微笑。照片上的人戴着长毛狗皮帽子，穿着很厚的棉袄，腰上扎着一根蛇一般的草绳。他背后是一座比他人还矮的草屋，身边立着一根树皮剥落的木桩子，上面挂满了玉米。

这人就是我的黑脸爸爸。

有人来看望爸爸，我指着用唾沫粘在墙上的照片：“墙上呢！”



凡是来看望爸爸的人，都会拍拍我的脑袋。

我问妈妈：“咱们家怎么不跟着爸爸走？”

妈妈说：“北大荒冷，能把下巴冻掉。你一脱裤子大便，半个屁股蛋子都会冻掉在地上。你受得了吗？”

我说：“那爸爸每年回来什么也不少啊！”

妈妈用指头很重地弹了我的脑门儿一下。我也不知道自己说对了还是说错了。

妈妈的心情是不好的。她一旦沉默寡言，我们就必须老老实实的。可是，孩子很少能聪明地靠观察母亲的脸色过日子。

那个深秋，父亲没有回家。

我就在那个秋天办了一件不该办的事。我早年的最深刻记忆就在那个秋天里清清楚楚地开始了，它感受着秋季的凉意。

我从装有父亲那件深咖啡色西装的箱子里抽出了一沓钱来。我也不知怎么想的，拿出了一张一元钱。我把它揣在衣袋里。

我仅仅是为了显摆一下。一个孩子一旦知道了炫耀，大概就变得不那么可爱了。我并没有打算把它花掉。我那时想花掉一元钱，还必须耗费点儿力气和时间。

街上有一个摆摊的老头儿。现在回想起来，这老头儿就是靠一分钱一分钱的收入度日的。他摆着个色彩缤纷的糖摊，这些乱七八糟的糖果能把孩子们勾引得心里痒痒的，衣袋里

有一分钱，也要跑过几条街，在这个糖摊上花掉。

我衣袋里揣着那一元钱，在老头儿的小摊前面站了半天，把自己爱吃的糖豆之类看了一遍。那老头儿的眼光根本不往我身上看，他大概一直以为，我的口袋里除了有一块脏乎乎的手绢，不可能有一分钱。

可我觉得，有一元钱，完全可以到商场去挺着脖子走一圈的。我正准备转身走，却看见老头儿的身边有一个大盒子，里面有蜂窝般的小格子，小格子里能伸进去一只手。但在密如蜂窝的格子上蒙着一张红纸，把所有格子遮盖住了。

这是个新鲜东西。

老头儿喊：“谁来碰碰运气？五分钱一次！有的小格子里有东西，玩的吃的都有。摸到东西算你走运，摸不到别丧气，再花五分钱接着来！”

老头儿一边喊，一边眨着一只眼，一副神气又神秘的滑稽样子。

我受不了那种神秘的诱惑。

我走过去，蹲下身子，伸出手去摸大盒子上的红纸，猜想这个格子里有什么，那个格子里会藏着什么。我被诱惑得头昏脑涨。

“别碰！没钱靠后站！”老头儿抬手挥赶苍蝇一样示意我走开。他认识我，而且知道我爱看热闹，衣袋里从来没有一分钱。



我火了。我觉得老头儿那张不断眨着一只眼的脸，是我见过的所有动物里最丑的脸了。

我把那张攥得发潮的一元钱抽出来，握在手里，露出发软的一角。

“我摸三次！”我说。

我发现那老头儿爱动的眼不动了，好像我给他治好了病。

“你要摸三次？”

“三次！”我说。

“一毛五！”

“找我钱吧！”我把一元钱递了过去。

我接过老头儿找给我的钱，眼睛就盯着蒙着红纸的木盒子。

我没有犹豫，急切地捅破了红纸，把手探进一个小格子里，一摸，是空的。

我看见老头儿紧张的脸放松了，频频动的眼睛平静下来。

我又一次捅破红纸，把手伸进一个格子里，一摸，还是空的。

一群孩子在我身后吵吵：“再摸！摸这个地方，肯定有东西！”

结果，我又摸到一个空格子。我沮丧地吐了一口气。

那老头儿的眼神又开始神秘起来：“再摸三次吧！”

身后一群没钱的孩子乱叫：“再摸！再摸！肯定能摸到

东西的！”

我又递给老头儿一毛五分钱。

又是什么东西也没摸到。

当我意识到只剩下一毛钱的时候，我出了一身冷汗。我心里被害怕和欺辱折磨得痛苦不堪。现在想起来，老头儿大盒子里的五十个格子中只有一两个格子里有东西。老头儿就是利用那张红纸给孩子们诱惑，才把夕阳般的日子过得优哉游哉的。

我得到的还不仅仅是欺骗。

我刚一进家门，就发现事情不妙了。一屋子的人。大人孩子呆呆地站着，都在等着我。屋子中央留下一块可怕的空地，我就站在那空地上。街坊邻居全跑到我们家干什么？他们的眼光全都带着厌恶的意味扎在我脸上。

妈妈端正地坐在大床上，双手摞在大腿上，脸色苍白，薄薄的嘴唇紧紧抿着。

是的，我不敢看她的眼睛。它们曾是慈爱美丽的，但它们现在绝不会有那种爱意荡漾出来。

我想求饶。

我等待着。我想，一旦听见妈妈说话，我紧绷的神经就会轻松了。我就怕妈妈紧闭着那两片薄唇。我十分怨恨一屋子的人。左邻右舍的人怎么都知道我家里可能上演一场由我主演的好戏呢？难道在我捅破红纸把手探进小魔格子里乱摸



的时候，已经有人告知家中了？

妈妈爱面子。她不会轻易把左邻右舍都知道的丑事平淡地大事化小、小事化了，她会把自己的威严和规矩告诉她的亲儿子，也告诉所有的人。这正是我害怕的事情。

“跪下！”

我猛然听见一声喊。那声音的威严劲儿绝不会让我想起是妈妈的声音。

我哆嗦起来。黄昏的窗户向我投来微弱的无可奈何的光。那种伤感第一次撞进我的心里，因为我想起了在北大荒开垦土地种粮食的父亲。

父亲会救我。

“跪下！”

我幼稚可笑地强硬起来，把眼光向屋子四周扫了一下。这些人的面孔依旧没变。他们希望这场戏的高潮快快开始。他们膝下都站着一个跟我同龄或比我略小的孩子，这些孩子也许在不久的将来，也会干出一些让大人们心烦意乱的破事来。所以，我就扮演了这出教育戏的重要角色。

没等到父亲是否答应来救我，我还没回忆起父亲那张可爱的黑脸上飞翔着的笑容，耳边忽然掠过一架轰鸣的飞机，它震耳欲聋。

我的手捂在自己脸上。

我第一次感到母亲的巴掌堂堂正正地打在儿子脸上的庄

严意味。

“我找爸爸去！”我喊了一句，想夺路逃出房门，却发现门早被人插死了。

“跪下！”

父亲不能救我。

我跪下了，就跪在屋子中央的空地上。大人孩子的眼光在我俯着的背上乱扫。我脊背上的汗已经把背心浸透了。

妈妈哭了。

我不敢看哭泣的母亲。

我一看见母亲的眼泪，才知道自己错了。我在心里抽打着自己耳光，对自己说：“这是第一次，也是最后一次。”

最后一次。

我的妻子和孩子们：

我现在躺在只有我一个人住着的家里。这是一间很寂寞的草房。我就躺在炕上想你们。

我和我的伙伴们在一场恶雪天里挣扎了一天一夜，我们迷路了。回想起几天前那场大雪，我庆幸自己活过来了。可我却失去了一位叫马杰的好朋友。我们陷在雪窝里，谁都想死，不愿再挣扎了。谁都想像冬眠一样死掉，让雪给我们堆成一个雪坟。啊！熬过恶雪的折磨实在太难了。